

走进瑰丽世界

易学与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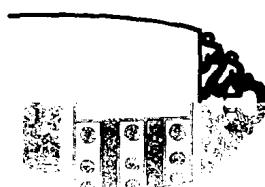
◆ 王仲尧 著



走进瑰丽世界

易学与佛教

· 王仲尧 著



中国书店
北京

责任编辑：泽 宇
张 磊
封面设计：Monk

走进瑰丽世界
易学与佛教
王仲尧 著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115号
邮编：100050
电话：010—63017857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市李史山胶印厂
开本：850×1168 1/32
版次：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320千字
印张：12.25
印数：0 001—5 000
书号：ISBN 7-80663-049-X/G · 144

定价：18.00元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缺售者可由本社邮购。

总序

张其成

在人类枢轴时代，只有一本书是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共同构成的，那就是《周易》；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只有一本书是为儒家和道家共同尊奉的，那就是《周易》；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进程中，只有一本书对人文和科学都产生过重大影响，那就是《周易》。

《周易》是华夏文明的总源头，是中华文化的聚焦点！

《易经》、《易传》、“易学”不仅是“易文化”形成的三阶段，也是中华文化进程的三部曲，它标志着中华文化从巫术文化到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易学史就是一部中华精神文化发生、发展史。

作为“易文化”本质的“易道”，是宇宙生命的本体理念与生成结构，是开物成务、彰往察来、弥纶三才的大规律、大法则，是天人同构、时空合一、中正和合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易道”构成了中华文化最稳定、最本质的内核，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特征和总体走向，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促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和风俗习惯。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易道”正是通贯儒家、道家的中华大道，是中国文化的主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易道”对中华文化各形态、各学科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无论是以易理为指导思想规范各学科的学术走向，还是以易符、易图

为框架建构各学科的理论体系，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往往或援易为说，或援以入易，从而都或多或少地与“易”建立了一种亲缘的关系。

因而从“易学”入手，从“易道”入手，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性本质，探讨中国文化各形态、各学科的思想来源、理论特征，就成为必要而且可能。

为此，我们组织了这套丛书。

本丛书旨在全方位展现易学文化的博深内涵和人文价值，系统阐述《周易》和易学的基本原理、哲学智慧，深入发掘易学与中华文化各形态、各学科的内在关系，企图从一个特定的层面揭示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功能价值和发展规律。

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

整个人类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准备步入下一个百年循环。历史毕竟逃脱不了《周易》所昭示的周期运动的大规律。

下个世纪，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是大冲突还是大融合？这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期盼。

如何消解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如何消解科学与人文的对立？这是“和平”与“发展”所要首先解决的课题。

“易学”以它保合太和、含弘光大的个性为解决这一课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面临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重新确认以“易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承续以“易道”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理念精神，发挥“易文化”弥纶天人、贯通时空的品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与人文的互通、中西文化的融合……

这是历史交付给我们炎黄子孙的光荣使命！更是“当代新易家”所不可推卸的职责！

前　　言

(一)

佛理圆觉，不可执著；易道广大，感而能通；依文滞义，都非真理。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易道相通的文化特征。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中，对于不少佛教大师而言，正因为佛教的宏大壮丽，才堪与他们心目中的易道天人境界媲美，这成为他们毕生矢志佛法的重要原动力。

易佛互相影响，激扬发明。所谓佛教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从根本上说就是同易道的结合。只有实现了这一点上的结合，本是外来文化的佛教才有了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

人们常说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是与老、庄道家的结合过程，或看作是与儒学的结合过程。这种说法，从一般意义上言都不算错。但是，仅仅这样看毕竟还不够。按我的看法，在深层的文化意义上，在延续了漫长历史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大框架下，一种外来文化若未能与易道结合，又如何谈得上与老庄玄学或儒家经学、理学的融会贯通？

(二)

我认为，易学与佛教的关系共经过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东晋南北朝及隋代佛教阶段

在东晋南北朝（317—589年）约二三百年时间里，南北分裂，战乱频起，社会动荡不安。佛教的玄远境界、精致理论及其为中国传统文化原来所没有的神秘的宗教氛围，使人们都想从中寻找寄托，排解现实苦难。随着上层统治者的支持提倡、下层广大群众的需要向往，佛教获得了蓬勃生机。其间，名僧如星，或以异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或传译经典，或辩证哲理，含章秀发，群英间出，汇成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第一个高潮。这也是易学与佛教结合与互相影响的第一大阶段。

东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关键时期。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的一些杰出的佛教思想家的理论活动，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对此后的佛教的弘扬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个阶段佛教的基本特征是，佛典被大量翻译，佛教在各个领域中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抗衡、日益融汇，并开始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当时名僧，立身行世，与清谈者酷肖，并同时精通内外典籍。于儒家之《易》及道家之“道”，常能信手拈来，同佛家之“般若”、“涅槃”，互相发明，相得益彰。各种新的学说思想的出现，为中国佛教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根基。其中尤其以僧肇般若学和竺道生佛性论为代表。

僧肇阐发般若学的“不真”即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思想，认为毕竟是触“有”而达“真”，他是这样说的：“不动真际，为诸法立处。非离真而立处，立处即真

也。然则道远乎哉，触事即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夫至虚无生者，盖是般若玄鉴之妙趣，有物之宗极者也。”（《不真空论》）根据这样的说法，让我们试比较王弼易学思想。僧肇“虽有而非有，有者非真有”，“至虚无生，物之宗极”，与王弼的“以有为生”，“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也”，无论在价值指向，还是在思想方法上，都有极大相似性。

由于佛教是外来文化，也由于在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遭到过被全面禁绝的大规模“法难”事件；当然，更重要的也许是由于标榜出世的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世、用世的“世俗”的价值观念的区别，佛教中人，从学理角度讲，对于易佛交融，相对道、儒而言，态度要谨慎得多。名士身份的孙绰，最早提出“周孔即佛”观点，在儒门之中几乎没有引起异议。而僧人身份的慧琳，最早提出“白黑均善”观点，在佛门里面就受到强烈抵制。

但是，佛教必须在易佛交融中进入中国，实现发展，这是佛教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必由之路。因此，最现实的态度就是最清醒的态度。

隋代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创始人智𫖮的态度就是最现实和清醒的。一方面，智𫖮对于易佛“会通”，不但肯定其作用，而且身体力行地推陈出新；另一方面，却又保持一种姿态，始终坚持佛教价值高于易学价值。

智𫖮的易佛关系论观点在当时具有代表性。他的观点是对南北朝时期易佛关系的总结，同时，也代表了对唐代宗派佛教时期新的易佛关系的认识的开始。

由于这种继往开来的作用，我认为，智𫖮是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易佛互相结影响的一个关节点，代表了易学与佛教结合与互相影响的第一个阶段的终结和第二个阶段的开始。

第二阶段：唐代“宗派佛教”阶段

唐朝前、中期，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各种文化形态兼收并蓄。佛教发展出现历史上第二个高潮。这也是易学与佛教结合与互相影响的第二大阶段。

这个时期的佛教有两大特征。一是继隋代天台宗之后，又相继出现了佛教的各大宗派，而且每一宗派都有相对完整而又严密的教理体系，其教理体系的核心又主要是以哲学形态建构的，这是其他任何历史时期所没有的。二是与政治最高层关系密切，有的时期还几乎达到相互依赖的程度（如法藏华严宗与武则天的关系），这也是其他任何历史时期所没有的。

这个时期的佛教可以称之为“宗派佛教”。继天台宗之后，唯识、华严、禅、律、净、密各宗派相继涌现，最后又以禅宗为总结和归趋。这是这一历史时期佛教基本情况。

就易学和佛教的关系而言，密教僧人释一行是这一时期最为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但是，在一行身上体现出来的密教、《周易》和“天文”学的三位一体，乃是必须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去看待的“科学”文化现象。这是一种不同于现代的特定意义上的“科学思维”的“科学”。

李通玄在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下，以《周易》诠释华严学，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实现佛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会通”。

《华严经》中生动有趣的形象描述，李通玄归结为“取像表法”。《华严经》中玄妙奥秘的说理叙事，李通玄归结为“托事显像”。这样，他实际上也就是把《华严经》与《周易》等同。

用文王八卦方位加“上、下”两方，配成“十方”，贯穿于李通玄对整部《华严经》的解说中。《华严经·入法界品》讲善财童子南行，寻访善知识。李通玄解释“南行”之意，是为“明托方隅而表法，以南为正、为离、为明。以离中虚，以中虚故，离

为明，为日，为九天。在身为头、为目、为心。心达虚无智。”（《华严经论》卷三十四）李通玄以易之《离》卦解“南”行，说明善财南行要获得“心达虚无智”，使《周易》也具有了佛教的含义。

同时站在易学与佛教双重立场，是李通玄易解华严的基本方法论。

李通玄揭示了中国佛教华严学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即表明华严学始终在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制约、诱导下发展演变。他的华严学从“趣入”、“刹那际三昧”角度，“以有明玄”，运用易学来沟通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

宗密将易佛的“会通”推到了更深层次，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和佛教界寻求儒释合一途径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倾向。如当时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重要儒家代表人物，都有一种会儒归佛的思想动向，甚至激烈反佛的韩愈、李翱也同样深受佛教哲学的影响。佛教穷理尽性的终极境界，禅宗开旷清凉的自由之风，给人精神慰藉，使人心理平衡。佛教在更深层次上与易道“会通”结合的转折，是从这时开始的。宗密的“会通”逻辑提供了这个转折的通道。同时，这也表明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分流的文化态势，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整合。

中晚唐以后，佛教发展的基本态势是禅宗的兴起和发展兴盛。这是在中国佛教发展的特定阶段，对自身的存在方式中，与封建政治、经济的不协调部分，以及在文化形态上，与本土传统相冲突的部分，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宗密的佛教理论思想结构是佛教发展的这一转折关头的一种批判和总结。其重大历史意义，不但在于对隋唐以来的各佛教宗派向禅宗汇合进行了哲学论证（相对而言，宗密的思想，与他的前后人比较，也是较多哲学品味的），对当时纷起的各家禅说进行了厘定整合，而且，也由此揭示出隋唐以来，儒、道、佛三教由一度分流而在互相砥砺激

发的新的基础上合流的中国文化运行大势。

宗密依易道立说，运易学为思，援圆相为学说思想的组织结构。他的教理结构成为确定此后中国佛教发展基本趋势的理论纲领。无论从佛教方面说，会昌之后禅宗的兴旺发展，以及五代、宋之后延寿、契嵩在宗密开辟的方向上对禅教合一、儒佛合一的进一步推动，还是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大势而言，禅宗心学向理学的转化，和理学对禅宗心学的吸收，都可以看出宗密学说的影响和作用。

宗密的易佛关系论观点在当时具有代表性。他的观点是对唐代易佛关系的总结，同时，也代表了对下一阶段新的易佛关系的认识的开始。

由于这种继往开来的作用，我认为，宗密是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易佛互相结合影响的又一个关节点，代表了易学与佛教结合与互相影响的第二个阶段的终结和第三个阶段的开始。

第三阶段：五代宋元明（清）佛教阶段

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从晚唐、五代至宋、元、明，以迄于清代前期（约雍正年间）止。

对这个时期佛教的评价，以往学术界一般看法，是认为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佛教在教理思想上未再有新的开拓，而且各宗思想日益不纯，义理的发展基本停顿。近代以来，学术界主要的看法是，五代、宋之后，中国佛教就走上了下坡路（这个下坡路一直走到现在），主要也就是基于这一点。

但是，我对此不能表示同意。

我是这样看的。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佛教的发展方向与前代隋唐时期相比的确出现了很大的不同，但还是具有这一个阶段的鲜明特色。它不再是以教理为标志的“宗派佛教”形式的生存和发展，而是转化成为一种以相对平和醇厚的民俗文化为标志的

“大众佛教”（popular Buddhism）的形式出现。佛教不再是外来文化，它成为中国文化的血肉组成。佛教不仅仅再是一种正统的、官方的宗教形式，它更广泛地以一种普遍化的信仰形式，与道教等其他大量的民间信仰形式一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贯通为一体。在教理上，佛教不再同前代一样，是以宗派思想为特征，而开始了一种新的整合与会通。也就是说，整合已经发展成熟的各宗派教理，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与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社会生活的新的“会通”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迄今为止，学术界仍在不断重复的对这一时期佛教的所谓“宗派立场不清”，以及“佛教学者往往混淆各宗派教理思想界限”之类的批评，就都不能成立。

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与前两个历史阶段不同的生存形态相比，实际上已形成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段时期中，易佛关系表现在具体的文化形态上与以往不同。这种不同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发生的，这就是，官方与佛教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而各种民间宗教形式层出不穷，反映着中国社会宗教历史的一种新特征。

明末“四大高僧”的出现，是对上述这种局面的总结和概括。智旭在他名义上讨论易学和佛教关系，实质上是阐述新的佛教思想立场的《周易禅解》一书中，提出了与此前两个历史阶段不同的佛教价值观。

智旭提出的新的佛教价值观，也代表了中国佛教思想史上这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结。

智旭的易佛关系论观点在当时具有代表性。他的观点是对这一历史时期易佛关系的总结，同时也代表了对下一阶段新的易佛关系的认识的开始。

由于这种继往开来的作用，我认为智旭是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易佛互相结合影响的又一个关节点，代表了易学与佛教结合与

互相影响的第三个阶段的终结和第四个阶段的开始。

第四阶段：近现代佛教阶段

这一阶段，约从公元 17 世纪中期（大致是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6 年）开始，跨越清代中叶之后以及现、当代，直到 20 世纪末。这个阶段或可以视为中国佛教发展的第四个大阶段。

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的文化标志，表现在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穷途末路而决定的传统思想文化形态的大调整，以及日益紧密地与世界文化的关联，由互相影响而互相制约的一体化趋势的形成。

这一个历史阶段，佛教总体的文化态势是“人间佛教”（humanistic Buddhism）的趋向。

这一历史时期中，世界思想潮流在近代大工业文明的影响下的方向性变化，以及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与影响是史无前例的。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这种冲击与影响的结果更是双重的：以“易为之原”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和以“涅槃佛性”为终极目标的佛教价值体系，同时受到严酷挑战。

这个“人间佛教”（humanistic Buddhism）趋向，意味着佛教要根据时代的、潮流化的要求，大力度地而且是前所未有地对自己的信仰内涵以及价值的表达形式作出调整。

黑格尔曾经说过：没有否定，就没有生命；生命是在否定以及否定的痛苦中前进的。

这种调整正是一个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充满痛苦和艰辛。正是由于这种艰辛性自太虚法师之后并未被佛教界真正面对，因此我想，也毋须讳言，中国佛教的这个调整迄今为止仍不能说是成功的。

对佛教（主要指中国佛教现状）而言，在人类历史的新世纪中，如何适应，如何重新调整自己的价值立场，可能会是命运之

所系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因为不仅仅是与易道结合的问题，已经超出本书范围，不再细论。

同时，我认为，以上所述易学和佛教关系的四个阶段，基本上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四个基本的发展阶段。^①

本书主题仅限于从传统文化方面讨论易学和佛教的关系，因此只涉及前三个阶段。至于第四个发展阶段的命题的讨论，谨待来日。

(三)

关于“易学与佛教”的主题，由于本书是第一本正式的、较完整而系统的专著，故写作中的困难可想而知。

本书从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观照易学和佛教的“会通”关系，主线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本书的主要思想观点，乃是作者多年的思考探索所得，主要也体现在这条主线 上。

① 本书第九章第二节中，论述到关于中国佛教发展的分期问题，并与国际学术界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与通行的观点有较大不同。谨此请教诸方家。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易学价值体系与佛教价值体系/1

一、通神类物，易为之原/1

以易道为价值取向的中国文化思想结构/1

易道：中国文化之价值观/12

二、般若析空，涅槃佛性/14

部派源流，异部宗轮：印度佛教之学脉/15

本土文化对印度佛教的价值诠释与改造/22

困惑与挑战：建立中国佛教的价值观——涅槃佛性/40

第二章 僧肇般若学与王弼易学/48

一、经之大者，莫过于易/48

东晋南北朝佛教风格/48

僧肇时代学术背景：王弼易学与玄学主流/50

二、易佛正说，非群所及/55

僧肇般若学与王弼易学之关系/55

僧肇的“触事即真”与王弼的“体用一如”/59

僧肇的“有无双遣”与王弼的“得意忘言” / 64
僧肇的“真空妙有”与王弼的“圣人有情” / 71
僧肇般若学之价值意义 / 79
第三章 佛教与易学之互相激扬 / 83
一、周孔即佛，白黑均善 / 84
周孔即佛，佛即周孔 / 84
白黑均善，殊途同归 / 85
二、易佛义理，融通可嘉 / 86
弥纶广大，剖析窈妙：《牟子理惑论》以佛教宗旨比附易道 / 88
言出乎室，千里应之：郗超及康僧会以易理解佛 / 90
玄象既运，测其盈虚：梁武帝萧衍以佛理解易 / 93
启度黄中，弘乎太虚：支遁与易学 / 97
心无无心，神静物虚：支愍度“心无义”与易学 / 101
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慧远与殷仲堪庐山论易 / 106
佛界名匠，学理倾向：易佛互证在上层佛教界的广泛存在 / 110
灌顶香水，庆蒙交泰：易佛融通在民俗文化中的广泛存在 / 113
三、虚空净目，宝幢三昧 / 115
昙无谶及其译经，《涅槃经》系统经籍的重要影响 / 115
《大集》方广，《光明》周遍 / 120
四、卫氏归藏，通道之观 / 131
卫元嵩与《元包经》 / 131
卫元嵩与北周武帝之“废佛” / 135

第四章 天台宗智𫖮的易佛关系论/138

一、烦恼泥中，千叶青莲/139

智𫖮对南北朝佛教的全面批判和总结/139

智𫖮提出新的佛教价值论/152

二、三谛圆融，虚空闪电/163

智𫖮与《提谓波利经》/163

智𫖮与《大集经》/171

三、易判八卦，以有明玄/173

第五章 华严宗与易学：李通玄的《新华严经论》/176

一、张大教网，濂人天鱼/176

唐代易学简说/177

灵干的“莲华藏世界海”观与易学影响/178

法藏华严宗思想与易学/180

二、发明通玄，海印三昧/185

李通玄特色鲜明的《华严经论》/185

李通玄以“卦气说”解《华严》/190

李通玄以“五行休旺说”解《华严》/197

李通玄以《艮》卦解《华严》/200

第六章 密教、《周易》与天文学：一行之“不思议”境/207

一、世出世人，悉地无垠/207

• 3 •